

小满小满

□王治刚

河畔,蔷薇花的余香犹在,便立夏了。暖风轻拂,半个月后,小满又至。此时,人才真切地嗅到夏的气息。大街小巷,小满交融在万木竞秀的劲头里,沉浸于人们期待的眼神中。

一直以来,我总认为小满最富诗意,最具哲思。单听这词,就能让人把那份浮躁的心气消减几分。曾国藩说,人生最好的状态,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便与小满暗合了。看吧,田里的麦穗,刚鼓出饱满的模样,离成熟还有一段时日。园子里的果子,又小又青,要到盛夏才变大转红。万物踩着属于自己的节奏生长,

而这世间的美好,也便一点一点地长出来。

小满的智慧,就在“未满”二字上。地里的庄稼要日复一日浇水、施肥,才能慢慢丰茂;手上的工作要沉心静气,才能顺利完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凡事用心坚守,自有水到渠成的安稳。每个困难都努力克服,回头看,那些困难不过如此。这份不急不躁的从容,大概就是夏天教给我们的道理:敬畏自然,尊重规律,活出生活最真实的样子。

还记得那天下午,我顺着小河慢行,河风起,燥热便退去。这条河滋养一方百姓,人们也惦着

她的好,把整条河守护得清澈而美丽。岸边,有几位钓者坐在小马扎上,鱼竿一甩,半天也不见收线。跟其中一位聊了几句,他说:“钓到鱼自然好,钓不到也没事,日子也便这么过去。”

河湾田埂上,一位老农正给水稻秧苗追肥。他戴着草帽,岁月染黑了他的肌肤,神情专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他只盼着秧苗喝足养分,拔节生长。往前走,旁边出现一个小院,院坝中央有棵硕大的黄桷树,刚长出的新叶在阳光下泛着金光。几个老人正在树荫下拉家常,底气足,嗓门亮,四周充满快活的气

息。不知谁家的厨房里飘出腊肉的香味,让人忍不住深吸了几口气。

在河边行走了半个时辰,思绪又回归小满。《菜根谭》有言:花看半开,酒饮微醉。小满是留白艺术的大师,存几分遗憾、几分沉淀,倒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夏意渐浓,小满的这份从容,一直延续。人们明白,在未满的留白里,向阳而行,慢慢长成自己的样子。

岁岁绵长,小满小满,人间岁岁小满,日子温柔向好。

小满未满,恰是人间好时节

□杨力

小满来了。这大概是二十四节气里最温柔的一个名字——麦粒开始饱满,但还未完全成熟;雨水渐渐丰盈,但还未泛滥成灾。多一分则满,少一分则亏。一切都是“刚刚好”。

就在几天前,我突然发现之前被浇死过多次的绿萝,竟悄悄抽出了几片新叶,嫩绿嫩绿的,像刚睁开的眼睛。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对了。

说不上来为什么。不是升职加薪,不是中了彩票,甚至没什么值得向人炫耀的理由。只是那个瞬间,阳光的温度、绿萝的新芽、手边半杯温热的茶,连同窗外小区里不知谁家传来的钢琴声,一切都刚好。

想起去年秋天,工作上遇到一个大项目,我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恨不得把所有方案做到完美无瑕。连续熬夜一周后,方案确实惊

艳,可我的身体却亮起了红灯。医生说:“你这是透支。”项目虽然成功了,但“圆满”里的疲惫和慌乱,像极了用力过猛画出的圆,最后一笔总会歪斜。

反观上个月,我负责一场分享会。没有追求面面俱到,只是把真正有感悟的内容讲了二十分钟。结束后,同事们过来交流,说今天的分享对他们很有启发。那一刻,我心里升起的不是“太厉害了”的骄傲,而是一种“这样就好”的踏实。

就像麦子,不用粒粒饱满到撑破外壳,只要灌浆了,鼓胀了,带着青涩的甜香,就值得欢喜。

我母亲是个很懂小满的人。家里阳台种了几盆小番茄,她每株只留五六枝。旁人问怎么不多留些,她说:“多了养不好,不如少而精。”收获的时候,果实不多,但每个都红润饱满,一口

咬下去,汁水在嘴里炸开,甜中带酸,“刚刚好”。

母亲常说:“人啊,要知足,但不能停步。就像小满,不是不长了,是不急。”这话我琢磨了很久。有些时候,我们活得太着急了。急着毕业、急着工作、急着买房、急着升职、急着给孩子报班、急着养老、急着……好像一辈子都在赶路,生怕“慢”了就“满”不了。可真正的“满”是什么?是银行卡上的数字?是职位上的头衔?还是别人眼里的艳羡?

小满告诉我们,都不是。

真正的圆满,是一种内在的丰盈感。是在努力之后能坦然地对自己说“够了”,是在得到之后仍然记得珍惜,是在奔跑的路上不忘停下来看看路边的花。它不是停止,而是懂得节奏;不是懈怠,而是知道边界。

前阵子和老友小聚,微醺时他突然说:“你

有没有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我们聊起毕业三十年的变化,有人飞黄腾达,有人平平淡淡,但大家都还健康地活着,偶尔能聚一聚,说说真心话。酒杯相碰的清脆声响里,我忽然觉得,这也是一种小满:不必天天联系,只要在某个时刻想起来,心里暖暖的,就够了。

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明白,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真正的智慧,是在“小得盈满”时就停下来,欣赏这一刻的美好。

今天在路上,看见一位老人在公园长椅上喂鸽子。夕阳把一切都镀成金色,老人慢悠悠地撒着面包屑,鸽子不急不慢地啄食。我站了一会儿,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满足。

不贪心,不焦虑,不觉得缺什么,也不觉得多什么。

万物小得盈满,人间恰是良辰。

晚景如诗

□张绍琴

琼告诉我,她和爱人讨论退休的事时,还未开口,她便笑了。毕竟,琼离退休还有十多年。爱人比她大,也还有近十年才退休。

一个周末,春光正好,琼和爱人在公园漫步。阳光明媚,柚子花、海桐花开得热热闹闹,蜜蜂嗡嗡嗡嗡,空气里氤氲着一股甜甜的香味,柳絮一般的风拂在脸上,软软的。她和爱人边走边闲聊。

不知不觉聊到“退休”,琼的爱人似乎不是在说十年后的事,而是在说明年事、明日事。说退休了,得找点事做。琼问他做什么,他似乎早已规划好了,说要去学《易经》。“学好了,不仅自己受益,对后代子孙也有用。”他很认真地解释,仿佛已经看到了退休后的自己,戴着老花镜,在窗前研读那些古老的文字。

琼笑着问他:“那我学点啥?”他转过头看琼,眼睛里带着笑意:“你可以去学茶道和养花。”琼欣然同意,说这个安排好,两样她都喜欢。我笑着点赞:茶道养心,花木怡情,这两件事,确实给你安排得妥帖。

琼的话让我想起同事阿琴。退休前五年,阿琴就开始憧憬退休后的生活。阿琴说,退休后要买一辆房车,带着父母到处去旅游。我看到阿琴眼里闪着星星一般的光,仿佛房车停在身侧,宽阔的八车道等着她驰骋,山川湖海近在眼前,等着她自在畅游。那时我们都很羡慕她,觉得她把退休后的生活规划得很好,如此才不辜负晚年。

后来阿琴退休了,听说她去看了房车,便宜的看不上,看上的嫌贵。陪她去的丈夫还有六七年才退休,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劝她:自驾游累,一个人照顾两位老人更累;房车贬值快,不可能一直在外面跑;车身太高,车库进不去,不好找停放处。丈夫的话像一盆盆冷水,最终浇灭了阿琴心中的那团火。

如今三年过去了,阿琴的生活是另一番模样。她在阳台上养了几十盆花;她习惯了听书,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她每天早晚去公园锻炼。她还不时去看望在别处居住的父母,一年带他们出去短期旅游一两次。问她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她笑着说:“挺好的,很充实。”

上班时,我们对退休后的生活,总有一种特别的期待。认为刚刚退休,精力尚好,衰老未至,我们不再受工作、家庭的桎梏,完全可以 will 接下来的几年弹奏成一曲激昂的交响乐;可到了真正退休时才发现,其实最长久的,还是平淡从容的日子。

时代给了退休老人很多可能性。有人去上老年大学,学书法、学绘画、学摄影;有人结伴旅游,走遍大江南北;有人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也有人像阿琴这样,把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每一种选择都值得尊重,因为每个人都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能在寻常日子里找到安宁和欢喜,能在平凡中看见不平凡的意义,或许才是晚年最美的风景。那些关于未来的规划,无论最终是否实现,憧憬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那种期待的心情也让当下变得丰盈。

对琼和爱人来说,退休尚早,闲暇时他们完全可以慢慢畅想,慢慢规划。重要的是当下愉悦、充实,退休后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让日子像小溪一样,不疾不徐地向前流淌。



小满,将满未满

□陈泽闻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在二十四节气里,古人的命名藏着极深的东方智慧。有小暑便有大暑,有小寒便有大寒,唯独在“小满”之后,接踵而至的却是“芒种”,不见“大满”。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世间万物,小满得天独厚,往往最是妥帖适用。

此时的北方,麦穗初齐,原本一望无际的翠绿正悄悄染上一层极淡的鹅黄。走在田垄间,空气里裹挟着泥土的潮气与草木的清香。那些饱满的麦穗在初夏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私语着即将到来的丰收。随手掐下一粒新麦,剥去青皮,放进嘴里咀嚼,有一股淡淡的浆甜与草本的清气。那是土地孕育出的、最初的乳汁,尚未成熟,却已然有了香气的风骨。

而在南方,则是另一番“小满动三车”的农忙景象。水车、油车、丝车,在江南的

水乡里吱呀作响。田畴里蓄满了清澈的水,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农人插秧的身影。农谚说:“小满不满,干断田坎。”这时的水,也是满而不溢的,恰到好处地滋养着嫩绿的秧苗,蓄积着走向盛夏的底气。

小满的丰盈,不仅在田野,也藏在草木虫鱼的细微变化中。此时的黄鹂鸟已经鸣叫得有些倦了,取而代之的是初夏的新蝉,开始在浓阴渐密的枝头试探性地拉响第一声长音。庭院里的枇杷正由青转黄,一颗颗挂在绿叶间,宛如金丸;樱桃红了,在晨露下闪烁着玛瑙般的光泽。

小满的雨,是这个节气的灵魂。它不同于清明雨的缠绵悱恻,也不同于盛夏暴雨的轰轰烈烈。小满的雨,往往在夜里悄然而至。睡梦中,听见窗外芭蕉叶上沙沙作响,那是雨水在丰润河流、灌溉庄稼。待到黎明破晓,推开窗,满眼都是被雨水洗涤过的翠绿,空气清凉,万物都显得生机盎然,精神抖擞。这雨,是天地给万物

的灌浆,不疾不徐,恰逢其时。

文学家们总爱赞美春的绚烂、秋的丰收,可我独爱小满这恰到好处、留白的丰收。

大满太盛,往往意味着走下坡路的开始;不满太亏,又难免带着落寞与遗憾。唯有小满,麦穗里灌了浆,日子有了盼头,却又留有继续生长的空间。

人生在世,大抵也是这个道理。不求事事尽善尽美,不求名利满溢。学识上保持“小满”,便能永远有虚怀若谷之心,接纳新的未知;生活上保持“小满”,有一二知己,有屋檐遮雨,有温饱无忧,便能感知平凡日子里的确幸;心态上保持“小满”,知足而常乐,进可攻,退可守,不急不躁,笃定前行。

小满,是一封初夏的情书。它告诉我们:最美好的生活,不是占有一切,而是永远走在趋于饱满的路上,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未来可期。

这个春天 (外三首)

□姜义华

踩着三月的肩膀,把白天
挂在半空,放太阳出来
溜达。黄昏时
关注月亮,把夜置于旷野
春就在我的放纵中
肆意生长

后山上三间漏雨的草屋
盛着李大爷的日常
他在狭小的空间中
轻轻摁住黄狗和麻猫的嬉戏

山下,所有庄稼的心事
都与春天默默呼应
谁也按不住
它们破土的愿望

世界就此绿成一片
美得像一幅画
我站在画中
又听到了,树木
拔节的声音

爱

我并不迷恋花开的时光
只爱嫩草茵茵的山上
你专注地画着春天

云,停在你头顶
鸟,栖在我肩头
偷偷种下情根三千行

你在
春才会在我的世界泛滥

孕育

白天把晒暖的自己
交给了夜
于是孕出了
明天的影子

山睁开眼时
总有几缕清露
含着微凉
刻着新生

雨落下来时
总有几分柔肠
带着轻怯
欲语还休

时间向前一寸
生命便成熟一分
每一次山青,都是苏醒
每一次雨至,都是生长

春携着浅浅的寒
冬藏着薄薄的温
白天的影子落上山岗
夜便开始絮絮地低语

误程

我在泥汊里反复拉扯
行人自顾来去,雀鸟掠过远方
无人驻足,无人懂得

我伸手攥住几茎青草
信它来日
可托余生,可慰清霜

没能留住坡上杜鹃
它本不为了我盛放
我们遥遥相望,各自遗憾

想来
我一开始
就不是为了此间风物
只是奔赴彩虹的路上
被云雨,误了去程

